

反向合并控股股东 润本股份IPO路上遭追问

反向吸收合并控股股东

在拟IPO公司中,出现报告期内反向吸收合并控股股东的情况十分罕见。在首发反馈意见中,证监会重点提到了润本股份这一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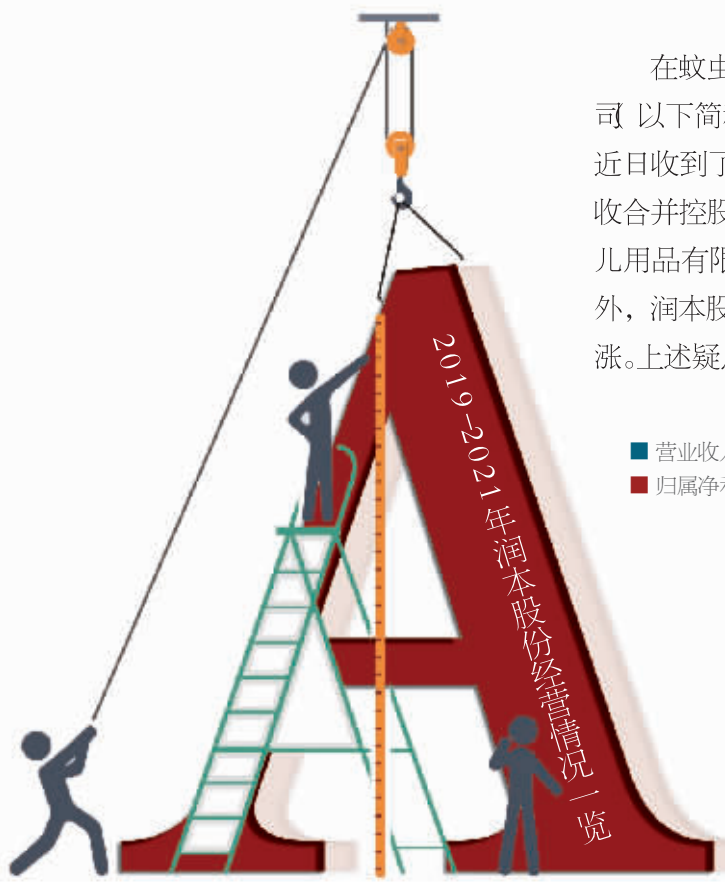
招股书显示,润本股份深耕家居个人生活领域,目前已形成驱蚊产品、婴童护理产品、精油产品三大核心产品系列。主要从事驱蚊类、个人护理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若公司成功上市,也将成为A股驱蚊第一股。

回顾润本股份发展之路可知,润本股份的前身为广州润峰,成立于2013年,公司成立之初,由广东润峰100%持股。2020年11月6日,广州润峰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即为现在的润本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为精简公司的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2018年9月27日,广州润峰与彼时的控股股东广东润峰签署《吸收合并协议》,约定由广州润峰吸收合并广东润峰,合并后广州润峰存续,广东润峰予以注销,合并日前广东润峰的资产及债权债务、与全体员工的劳动关系在合并后均由广州润峰承继。2019年6月,上述吸收合并完成,广州润峰股权结构变更为由赵贵钦、鲍松娟二人分别持有80%、20%股份。

上述情况也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在首发反馈意见中,证监会要求润本股份说明本次反向吸收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是否进行审计、评估等。

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而言,市场上吸收合并子公司的交易很多,而反向吸收合并母公司的交易较少。若公司未在招股书中注明此项交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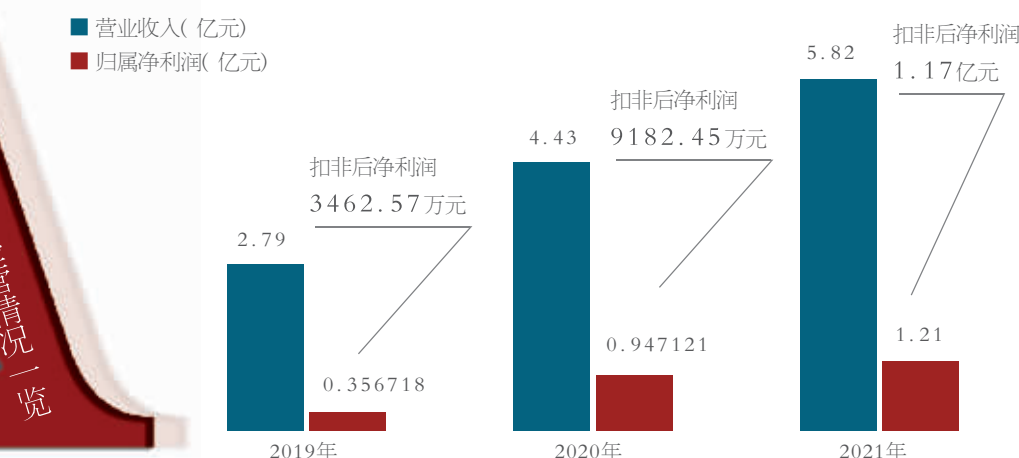
具体原因,在监管审核中容易遭到追问。

一个月3次增资价差大

报告期内,润本股份曾在2019年12月进行了3次增资,而这3次增资的增资价格却存在不小差异,这也是本次润本股份IPO的一大疑点。

据了解,2019年12月2日,润本股份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至588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广州卓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凡投资”)认购3510万元,广州卓凡承光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凡承光”)认购420万元,赵

在蚊虫叮咬频发的夏季,主营业务为驱蚊产品的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本股份”)向沪市主板发起了冲刺。证监会官网显示,润本股份近日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首发反馈意见。在首发反馈意见中,润本股份反向吸收合并控股股东的情况引起了监管层的重点关注,公司原控股股东广东润峰婴儿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润峰”)在被其反向吸收合并后予以注销。此外,润本股份于2019年12月一个月内连续发生3次增资,其中第三次增资额大涨。上述疑点均需要润本股份作出解释。



贵钦认购712万元,鲍松娟认购178万元,鲍新专认购60万元,增资价格均为1元/注册资本。仅过去了10天,2019年12月12日,润本股份进行了第二次增资,股东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5880万元增加至5907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卓凡投资认购,增资价格同样为1元/注册资本。

不过11天后的第三次增资,增资价格却提高到了6.67元/注册资本。2019年12月23日,润本股份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6000万元,新增的注册资本由广州卓凡合晟投资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凡合晟”)以620.31万元认购,增资价格为6.67元/注册资本。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增资完成后,卓凡投资成为润本股份的控股股东。截至招股书签署之日,卓凡投资持有润本股份52.45%的股份,为润本股份控股股东。赵贵钦、鲍松娟分别持有卓凡投资80%、20%股份,通过直接或间接合计控制润本股份85.38%的股份表决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此外,前文所述卓凡承光、卓凡合晟均为员工持股平台,其中卓凡承光由润本股份实际控制人赵贵钦、鲍松娟及其近亲属共同控制。

对此,证监会要求润本股份说明2019年12月,公司一个月内连续发生3次增资的背景及原因,定价差异的原因,是否对实控人低价增资进行了股份支付的处理。

财务总监、董秘连换三任

此外,报告期内,润本股份还存在财务总监、董秘连换三任的情况。

招股书显示,2020年5-8月,润本股份财务总监为许迎丰,任期只有不到4个月。2020年11月,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立,聘任陈泽龙担任润本股份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不过仅过去半年左右时间,润本股份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职务再度换人。据了解,陈泽龙因个人原因于2021年4月离职,润本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聘任吴伟斌新任财务总监、郑涛新任董事会秘书。2021年12月,郑涛因个人原因离职,由吴伟斌兼任董事会秘书。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对于拟IPO公司而言,财务总监、董秘都是非常重要的职位,一般而言上述职位在高管中也较为稳定,申报IPO之前财务总监、董秘频频生变,其中的原因恐被监管层追问。

业绩情况方面,报告期内,润本股份归属净利润逐年升高。财务数据显示,2019-2021年,润本股份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为2.79亿元、4.43亿元、5.82亿元;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3567.18万元、9471.21万元、1.21亿元;对应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约为3462.57万元、9182.45万元、1.17亿元。

本次主板IPO,润本股份拟募集资金9.03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黄埔工厂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渠道建设与品牌推广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四个项目。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润本股份方面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并未收到对方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丁宁

太坎坷 海诺尔过会后两度踩雷中介机构

2021年11月5日上会获得通过后,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诺尔”)创业板IPO就开始停滞不前,迟迟未能提交注册,至今已历时超9个月。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大多数IPO企业在过会后一个月内基本能够向证监会提交注册,海诺尔IPO进展慢的背后,公司过会后两度被中介机构拖累,先后在今年1月、7月由于中介机构被立案而导致IPO“暂停”,目前处于中止状态。不过,即使剔除中介机构影响因素,海诺尔在提交注册阶段也远远落后于同期过会企业。业内人士指出,过会后较长时间内未能提交注册,可能是企业上会时遗留的问题还没向监管层回复完善。

历时9个月未提交注册

过会后历时超9个月未提交注册,海诺尔创业板IPO“掉队”。

由于资产评估机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致远”)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海诺尔创业板IPO在7月29日开始中止审核,这也意味着公司IPO再度按下“暂停键”。

据了解,海诺尔前身是海诺尔有限,由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骆毅力于1990年创业设立的净化制冷和海皇设备租赁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主要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业务。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海诺尔IPO历时较长,公司早在2020年12月17日招股书便获得受理,之后在2021年1月13日进入问询状态,先后经历三轮问询后于当年11月5日上会,并获得通过。从招股书受理到上会,海诺尔历经时间与大多数IPO企业相差无几,未曾料到,公司过会后IPO开始停滞不前。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科技产业投资分会副会长兼战略投资智库执行主任布娜新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就大多数注册制下IPO企业来看,公司过会后一般会在一个月内提交注册申请,最快可能不足一周便提交注册。

但就海诺尔而言,公司自2021年11月5日过会后至今未提交注册,已历时超9个月。经东方财富Choice统计,在2021年11月创业板、科创板市场共有22家IPO企业上会并获得通过,

截至目前其中17家已经成功上市,除了海诺尔之外,剩余4家也均提交注册或注册生效。

IPO“掉队”背后,海诺尔两度被中介机构拖累。

2022年1月26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因海诺尔申报会计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决定中止其发行上市审核。

历时不足一个月,当年2月23日,深交所表示,因海诺尔申报会计师信永中和出具复核报告,决定恢复其发行上市审核。

由于信永中和被立案,海诺尔IPO进程被拖慢了近一个月,而在今年7月29日,公司又被中介机构中水致远拖累,目前IPO又处在暂停状态。

不过,即使剔除中介机构的影响,海诺尔IPO进程也晚于同期过会企业。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海诺尔证券部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对方并未回复。

曾两度遭警示

值得一提的是,海诺尔有两次被警示经历,其中一次还在上会时被深交所追问。

2021年11月5日,海诺尔上会获得通过,不过公司也被问及两个问题。其中,2021年3月,海诺尔及相关责任主体因信息披露违规被全国

股转系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2020年12月和2021年7月,海诺尔的两个施工项目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对此,深交所要求海诺尔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且得到有效执行。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IPO企业过会后迟迟未能提交注册,可能是有些待回答问题尚未解释清楚,深交所“放行”的情况下,企业无法提交注册。

另外,此次创业板IPO也并非海诺尔首次冲击A股市场,公司2019年6月曾申报IPO,不过仅历时3个月便在当年9月撤回了申报材料。

2019年12月,证券监管机构对海诺尔进行现场检查,2020年4月,证监会公告《关于对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经查,发现海诺尔在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存在部分项目运营管理相关技术服务费会计处理不规范、未如实披露受限货币资金等问题。

不难看出,虽然尚未上市,海诺尔已两度遭警示。

经营情况方面,海诺尔近年来业绩稳步增长,2018-2020年以及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2.47亿元、2.52亿元、3.79亿元、2.57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7021.07万元、7090.74万元、1.33亿元、1.03亿元。

不过,海诺尔存在建设期流动性风险,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0.31、0.46、0.33、0.52,速动比率分别为0.3、0.46、0.33、0.52,均未达到1。海诺尔表示,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低,主要系项目处于建设期,特许经营权资产处于形成过程中,尚未投产运营产生现金流,导致公司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较低。

此次谋求创业板上市,海诺尔拟募资10亿元,投向成都邓双环保发电厂项目、随州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项目、宣化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分别拟投入募资3亿元、2亿元、2.5亿元、2.5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老周侃股 Laozhou talking

腾讯减持 华谊兄弟还扛得住吗

周科竟

腾讯减持华谊兄弟,让股价本就处于历史低位的华谊兄弟又多了一份担心。在历史低位还要减持,是否释放了一种腾讯对华谊兄弟未来发展的担心?毕竟腾讯可能并不缺钱,如果只是为了回笼资金,没必要在目前价位大手笔减持。

一直以来,华谊兄弟都以阿里和腾讯同时入股为荣。的确,能够让阿里和腾讯同时入股的公司并不多见。然而,华谊兄弟的股价却一路走低。如今,不管是阿里还是腾讯,失望的情绪肯定不小。

值得注意的是,腾讯将持股数量减持到5%以下,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来腾讯继续减持华谊兄弟股票,并不需要进一步的公告,即不排除某一次定期报告,投资者会突然发现,腾讯已经不在十大股东之列,到时候腾讯可能彻底退出华谊兄弟股东名单。

那么华谊兄弟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上市之前,华谊兄弟的业绩亮眼,但是上市募集了大量资金之后,华谊兄弟的投资之路开始出现一些瑕疵,虽然有大幅持股掌趣科技这样的神来之笔,但也有巨额资金投入实景娱乐导致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其后又赶上疫情的到来,这些实景娱乐维护成本高,变现也不值钱,的确成了巨大的鸡肋,电影票房也同样受到了疫情的大幅影响,华谊兄弟的业绩和股价都是一落再落。

实际上,腾讯减持华谊兄弟对

于投资者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利预期,让投资者感到对未来的恐惧,如果腾讯减持之后还有阿里的减持,如果华谊兄弟业绩继续亏损,公司会不会面临退市的风险?到时候投资者会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抛售?这一系列不利的预期很难让场内的股民安心地持有华谊兄弟的股票。

从华谊兄弟的业绩表现看,公司从2018年度开始每一年度都是业绩亏损的,而且2022年一季报也是亏损的,虽然说因为创业板规则改革使华谊兄弟既没有退市,也没有ST,说明公司的运气极好,但是仅仅依靠运气却很难长久。如果未来继续亏损,难保不会被ST处理以及进入退市程序,所以现在腾讯的减持股份或许对华谊兄弟的未来构成雪上加霜。

那么决定未来华谊兄弟业绩的因素是什么?疫情的发展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疫情能够很快过去,电影行业能够出现报复性复苏,那么华谊兄弟的业绩不排除有爆发式增长的机会;但如果疫情持续,那华谊兄弟的苦日子可能还没到头。

所以腾讯的减持股份,大概率是对华谊兄弟的未来并不报太多的幻想,投资者也应警惕其中的投资风险,毕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等到公司业绩真正出现反转的时候,可能才是比较确定的投资机会。